



15.12.1965
本期出八版

新加坡哇燕街八號五樓
8-D, Wayang Street, S'pore

電話 75371
79390
TEL 79381

非 賣 品
For Members Only

全星工團工作委員會12月8日聲明

行動黨政權 圖謀殺害林清祥



我們堅決要求無條件釋放所有還被監禁的政治被扣者，馬上停止對林清祥同志以及其他反殖愛國人士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殘無人道的迫害。

反動的行動黨政權十二月七日所發表的聲明，顯示着一項由帝國主義串通本地反動派陰謀部署的惡毒陰謀，已經進入一個階段。這項惡毒陰謀，旨在全面鎮壓和挫折左翼運動，特別是打擊左翼幹部的鬥爭信心。對於星加坡左翼運動英明領袖林清祥同志的種種醜惡捏造以及殘無人道的人身迫害，甚至圖謀殺害，便是這項陰謀的重要組成部份之一。

班長出身的吳慶瑞

反動的行動黨政權十二月七日的聲明，便是一份「隔鄰阿三未曾偷」的聲明。它的拙劣的捏造和卑鄙的醜聞，除了自我暴露外，是騙不了人的。它自我揭露了反動的行動黨政權當前的一項極其惡毒的陰謀：反動的行動黨政權正在千方百計地對左翼運動的英明領袖林清祥同志施加各種各樣精神和肉體上的殘無人道的迫害，毆打虐待，甚至陰謀殺害，以此迫使林同志簽署由政治部人員起草的「聲明」，破壞林同志在廣大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或者就此一舉而消滅了它的政治對手。這是罪惡昭彰的英殖民主義統治者一貫用來血腥殺害與虐待政治被扣者的老一套的翻版，也是臭名遠揚的莊貝集團在帝國主義主使下殺害剛果民族英雄魯孟巴事件將在星加坡重演的預告。李光耀曾經

把吳慶瑞和班長出身的殺人魔王希特勒相提並論，這說明了在吳慶瑞這位班長出身的國防內政部長主持下，希特勒幹得出來的東西，也會出現在星加坡的土地上。十二月七日的聲明，就是一份謀殺者殺人陰謀的自供書。星加坡人民，有過英殖民主義統治者血腥殺害人民所敬愛的領袖的慘痛歷史經驗，是會知道用甚麼行動來給殺人兇手以最沉重的懲罰的！

林清祥的偉大形象

反動的行動黨政權不得不借助於拙劣的捏造和卑鄙的醜聞，來消滅和破壞人民敬愛領袖林清祥同志的偉大形象，說明了它的政治破產和無能為力。林清祥同志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形象，並不是含血噴人的技倆所能破壞和模糊得了。反動派的卑鄙的作為，只能說明，越來越廣泛的人民群眾已經在現實

的教育下覺醒起來，他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林清祥同志一貫的主張和分析是完全正確的，他們越來越懷念林清祥同志，越來越對反動的行動黨政權繼續無理監禁和迫害林清祥同志感到不滿和憤怒。林同志在國際上的崇高威望，使反動的行動黨政權受到了很大的國際壓力。

種種捏造將再出現

十二月七日聲明所述及的天方夜談的故事，只不過是惡意的捏造和卑鄙的醜聞。反動的行動黨政權曾捏造林清祥同志和林福壽同志「毆鬥」的故事於前，又捏造林清祥「自殺」故事於后，完全說明了反動的行動黨政權並沒有因為第一個故事被揭發，而放棄陰謀殺害林同志的計劃。由於第一個故事的被揭發，看起來，行動黨政權正準備着製造林清祥同志「自殺而死」的殺人勾當。只要林清祥同志依舊被無理監禁的一天，那末，關於林清祥同志的種種捏造，諸如聲明、錄音等等，便會有可能出現的一天。廣大人民的雪亮眼睛必然能夠戳破反

(轉入第三版)

星政治被扣者家屬協會籌委會

要求無條件釋放 全体政治被扣者

本月七日，新加坡政治被扣者家屬協會籌委會，代表全體政治被扣者家屬，向李光耀呈上一份備忘錄，要求李光耀和行動黨政府尊重民意，接受他們的四項合理要求。備忘錄提到最近發生在林清祥同志身上的事情，說：「事情的發展令人驚奇，爲甚麼政治部人員要在三更半夜移禁林先生？爲何事前不通知其家長？爲甚麼是移到神經病院去？而且，當他的家長趕到板橋醫院時，爲甚麼不獲准會見其兒子？爲甚麼關監林清祥先生的精神病院的病房臨時用木板把門窗封密起來？這一切，都令人懷疑政府要傷害林先生的精神和肉體，我們要對政府的這種行徑提出抗議，並警告政府假如林先生有何不測，政府必須負全責。」

以下是該備忘錄的全文：

(一) 我們代表全體被無理監禁的政治拘留者家屬，向您提出這份備忘錄，並且要求您基於正義和公正，釋放全體政治被扣者。我們認爲，這是作爲政府首長不可推諉的職責。

(二) 誠如您早已非常清楚的，目前總共有超過一百四十名（不包括今年八月九日後被逮捕的人士）我等親人，被英國人、林有福政府和行動黨政府逮捕入獄。他們之中有民選議員、醫生、新聞工作者、教師、政黨領導人、職工會領袖、團體負責人、大學生等。

(三) 到目前爲止，政府當局並沒有對我等親人的被捕提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也沒有在公開的、公正的，不受政府意見所左右的法庭進行審訊。雖然政府口口聲聲說本邦是「民主之邦」，是遵照法律行事。

或許政府要反駁說，政府在「公安法令」下設有一個上訴委員會，聽取被捕人士自我辯護。其實，許多人都知道這個上訴委員會根本

就沒有公平和公正的態度處理事情，而且也沒有執行它們的判決的權力，它僅是一個以遮掩人民耳目的點綴品，使政府對無理的非法拘捕經過個上訴委員會而成合法化。有些被捕人士雖經上訴委員會決定釋放，但至今還繼續受拘留，就是明顯的証據，……。上訴委員會完全聽令於幕後的政治部指揮，而無一絲自主權。被捕人士已經決定杯葛這種上訴委員會。

(四) 過去，政府除了誣蔑我等親人「違害公眾利益」、「進行顛覆活動」外，還加上「進行反對馬來西亞」的「罪名」。但是，自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以後，這項「反馬來西亞」的「罪名」便收斂起來，不曾再聽見了。

但是，不管怎樣，這是迄今爲止政府所能夠提出拘捕我等親人的理由。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這樣的「理由」，站得站不得住腳，經得經不得駁斥。

(甲) 關於指控進行「反馬來西亞」活動，從政府方面靜悄悄不敢再提它當作「理由」，就可知道那是多麼不值一駁的。

我們在這裡是不需要花許多紙墨來談論「馬來西亞」到底是不是新殖民主義的一項產物的問題，因爲這已是衆人皆知的事實。我們要質問，如果反「大馬」是構成被拘的理由，那麼，您在八月九日簽署了新加坡脫離「大馬」的「獨立協定」又該怎樣解釋呢？明顯地，用「由于進行反馬來西亞活動」而拘捕我等親人，是毫無理由的。

(乙) 關於「違害公眾利

(轉入第七版)

印尼的局勢

提供几点認識

印尼自蘇哈多納蘇頓右派集團在「肅清九卅運動份子」的名目下，在全國各地採取瘋狂的鎮壓和屠殺左派和革命力量行動后，國內的革命局勢急轉直下。目前，印尼的國內局勢越來越合乎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心意，反革命浪潮不斷地蔓延和深入。雖然這股逆流不論它有多麼龐大，還是不能最終地改變印尼民族民主革命勝利的到來。但是，新近出現的現象，革命的暫時倒退，對印尼的民族民主革命來說，顯然是不利的，對東南亞民族民主革命來說，也是不利的。這是壞事，是印尼的進步和革命力量所反對的，也是東南亞的進步和革命力量必須支持和贊助印尼的進步和革命力量去反對的。

應該盡其所能地把壞事變成好事，這是革命的人們才能夠而且一定要做到的事。把壞事變成好事可以從兩方面說。一方面是揭露，反擊和孤立右派集團，另一方面是從現實的轉變中去吸取經驗教訓，從而豐富革命的主觀因素。

到目前為止，九卅之后的印尼局勢，至少給我們提供或檢驗了下面的幾點認識：

(1) 反動派在聲勢洶湧時是反革命的，在聲勢微弱時也是反革命的。只要反動派存在一天，他們就千方百計地刁難和破壞革命。在革命高潮到來時，他們口頭上也叫喊革命，叫喊反帝反殖。實際上是處心積慮，策劃陰謀，準備做狠毒的、兇惡的反撲。

(2) 美、英帝國主義對於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向來害怕的要死，恨之入骨。這是因為民族民主革命力量增加一分，他們所盤踞的地盤就要多受一份

的威脅。美、英帝國主義總是竭力同國內的封建殘餘，官僚份子，買辦階級和投機倒把者維持千絲萬縷的關係和配合，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和軍事上向革命的力量展開垂死的進攻。

(3) 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進程中，應當預料經常出現迂迴曲折的現象。國際的階級鬥爭固然是複雜和尖銳的，國內的階級鬥爭也是複雜和尖銳的。因此，在任何情況下，革命力量都要做最壞的準備。即使在革命高潮時，固然要有最好發展的準備，更必須有最壞發展的準備。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做好這種準備，當革命危機出現時，才能面對困難，頂得起、站得住。

(4) 既然國內的階級鬥爭是很複雜和尖銳的，反動派又一手拿武器，一手操軍權。革命力量遭受到鎮壓的可能性就充分存在。因此，革命的和平準備同非和平準備必需兼備。但這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就可以和平過渡而實現。在革命條件不足時，和平過渡不存在；在革命條件優越時，和平過渡也不存在。印尼的局勢，正証實了后一點。

(5) 只有最緊密地依靠群眾，才能最有力地表現出力量。上層和基層，在任何時候，他們之間或他們和群眾之間都應保持緊密的關係。特別在艱難時期，上層和基層一旦發生脫節現象，力量就大大減少。和群眾關係

搞好的地區，反動派要鎮壓也困難重重。

(6) 種族主義總是隨着反革命勢力而來。種族主義是反革命的「特產」。反革命勢力對於種族主義不但是寬容的，而且是助長的。過去，當印尼革命浪潮高漲時，我們聽不到一件排華的事，相反地，在馬斯友美黨和同教黨還擁有雄厚勢力的一九六〇年之前和新近反革命勢力復出，排華事件隨着反共反人民運動而發生。這是只有反動派才叫好的。

現在，印尼的革命出現了危機，出現了曲折，這也是壞事。但這又同時意味着印尼革命步入新的階段，更高的更深入的鬥爭開始。這又是好事。因此，只要我們繼續關注印尼局勢的發展，從壞事中去發掘好事，就一定會發揮出更多的寶貴的道理來。

●（接第一版）●

動的行動黨的鬼域技倆！

警告行動黨政權

作為全星工人階級的代表，我們要堅決的表示，林清祥同志對星加坡左翼運動的英明領導的功績，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不是任何惡寫的詭言所能歪曲和掩蓋的。我們堅決要求無條件釋放所有還被監禁的政治被扣者，馬上停止對林清祥同志以及其他反殖愛國人士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殘無人道的迫害。我們強烈地警告反動的行動黨政權，不管情況怎樣，行動黨政府必須對林清祥同志及其他政治被扣者的人身安全負起全部的責任。

星人民党付主席訢詞



左翼團結與

当前迫切任务

(續上期)

(四) 目前有爭論的幾個問題

(1) 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問題

在未談到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之前，我們不妨先談談工運與政治的關係。有些人曾經這樣講過：工運不應該參與政治，應該要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他們認為：工運的任務就是為了爭取改善工人的生活待遇與服務條件。這樣說的人，我們只能說他們只說對了一半，還有一半是不對的。我們說他們只對了一半，就是他們所說的：為了改善工人的生活，為了爭取更合理的待遇。他們錯的一半，就是他們把工運和政治分開來看，他認為工運是可以脫離政治的。工運可以脫離政治嗎？答案是：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里，資本家之所以能殘酷地、毫無畏懼地壓迫工人、欺詐工人，主要的是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或說是其政權是維護資本家利益的政權。資本家擁有了政權，便通過了其所掌握的國家機器鎮壓工人階級的鬥爭。因此，工人階級要完全擺脫被壓迫、被剝削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唯有積極地、主動地參與政治鬥爭，通過了工人階級的集體力量，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把政權奪到自己的手上，從而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政權。工人階級唯有通過直接與壓迫者、剝削者展開不能調和的鬥爭，從其中取得政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改善生活，也只有這樣，才能真

正擺脫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工運是決不能脫離政治的，不但是不可以脫離，而且是休戚相關的。如果還有人硬硬說：工運應該保持超然與獨立，應該要脫離政治。那末，我們也只能跟他這樣說：把你的手和腳分開吧！

工運既然不能脫離政治，而且必須參與政治，那末，工運參加政治應該是積極主動地參與，還是消極被動地參與？毫無疑問的，當然是主動積極地參與。否則就只有遠離政治鬥爭，陷入工團主義的泥沼。

目前，職工運動的獨立性與主動性問題，已成為左翼內部爭論中的課題之一。這個論爭，只不過是左翼內部思想分歧的論爭中的一項。如果沒有思想分歧，當然也就沒有所謂「職工運動的獨立性與主動性」的論爭了。

衆所周知，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但是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的存在，它們之間的關係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我們說工運有獨立

自主性，這不等於說它能孤立地存在。例如各國人民的鬥爭既是獨立的，又是相互支援、相互聯繫的。誰也不能否認事物的一定的獨立性；但誰也不能藉口獨立性而否認事物的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由此可見，作為一種客觀存在著的事物，左翼工運也自然有其獨立性，但是它也不能使自己在左翼內部孤立起來，不能使自己在所有被壓迫階級當中孤立起來。工運的獨立性不僅對反動派而言，就是在反殖民族統一戰綫內部也應當有獨立性。

左翼政黨、左翼工會與其他團體之間的關係，是兄弟團體關係，而不是其直接隸屬的組成單位，既然不是其直接隸屬的單位，當然不是受其直接統治的機構。既然如此，在左翼的各個組成部份，都有其一定的獨立性與主動性，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

但是，工運的獨立性與主動性是不能加以誇大的，以為工運不必受左翼政黨和其他進步力量所制約，把工運的主動性理解為工運可以脫離工人階級以外的進步力量，把工運的主動性理解為「亂動」，那當然是錯誤而有害的。

左翼各組成部分的關係既兄弟關係，那麼就沒有必要強調其獨立性與主動性，也沒有必要抹煞其所擁有的

(轉入第五版)

(接第四版)

星人民黨副主席講詞

獨立性與主動性。只要大家緊記住：各組成部分必須向整體負責任；在關係到整個左翼運動的重大問題上，必須通過與其他左翼組成部分的研究和磋商后，才能公開發表，才能公開行事。如果左翼各組成部分都被此尊重、彼此聯系，那麼「職工運動的獨立性與主動性」問題，也就不會成為爭論的焦點了。

(2) 左翼團結的核心問題

關於左翼團結的核心問題，已經有很多文章論述過。在這些論述的文章里，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種不同的意見。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看法：左翼陣營是指各階級左翼組織團結的核心，因為在左翼陣營組織里包括了各種人組織，農民組織、學生組織，及自由職業的組織等，所以這個陣營只有政黨才能成為它的團結核心。第二種看法：左翼團結的核心問題應該分做兩方面來看：(一) 從階級而言，應該是工人階級作為左翼團結核心；(二) 從組織而言，應該是由政黨作為左翼團結的核心。第三種看法：左翼團結的核心應該是工人階級，而不是左翼政黨，除非那個政黨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才能由政黨作為左翼團結的核心，否則還是由工人階級作為團結的核心。從以上三個觀點及結合當前的形勢，無可否認，左翼團結的核心應該是工人階級。因為在左翼陣營里，工人階級是左翼的最大組成部份，同時也是左翼的先鋒隊，他們是有組織，也是最具有戰鬥性的階級，所以毫無疑問的，工人階級成為左翼團結的核心。我們這樣說，並不等於否認政黨作為左翼團結的核心，只要

這個政黨是屬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只要這個政黨是由無產階級為主要領導的政黨。那麼，社陣和人民黨又是一個怎樣性質的政黨呢？它們是否能夠成為左翼團結的核心？無可置疑，社陣和人民黨都不是由單一階級所組成的政黨，它們是由工、農及進步的知識份子和小資產階級等所組成的政黨，在新加坡的歷史舞台上它們曾經扮演過反帝、反殖、反剝削的重要角色（現在仍然還是）。在爭取民族民主運動中，它們也和各進步階層（尤其是工農階級）站在同一戰線上。雖然二、三事件發生過后，一些領導層（尤其是工農階級出身的領導層），幾乎都被抓光。在一定程度上，左翼陣營曾經生過混亂。

由於左翼陣營里的混亂，造成了左翼運動的一項損失，使左翼運動的發展受到阻礙。左翼團結的核心問題就在這種混亂的情況下被提出來。所以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更加慎重的處理。我們上面已經提過，左翼團結的核心是工人階級，但是我們又沒有一個單一由工人階級所組成的政黨，所以在爭取政治的權力上，工人階級就必須主動地參與政治，和各進步力量，包括農民組織、學生組織，和其他左翼力量結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其實，很多的工人階級已經參加社陣和人民黨，他們有的甚至是黨的重要負責人，使工人階級在反殖、反帝、反剝削的力量更加壯大。因此，工人階級在左翼政黨是有舉足輕重的決定性。所以以工人階級作為左翼團結的核心是言之無過的。我們在這里所指的工人階級，並不是單單指工運，而是包括所有在左翼政黨的工人階級成員在內。

(五) 本來沒有多大分歧，但却被人認為有很大分歧的問題

(甲) 關於能不能同行動黨搞「統戰」

統一戰線主要是匯集所有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廣泛人民聯合起來，形成一股較大的勢力來對付共同的敵人——英美帝國主義者及其傀儡政權。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團結起來，以加強和擴大反帝反殖力量，以期實現我們的鬥爭目標。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搞「統戰」。那麼我們能不能與行動黨搞「統戰」呢？答案是「不可能」。我們知道，行動黨的政權是反動的、反人民的。它的政治路線是親英美帝國、維護英美帝國的利益的。當它看到左翼勢力不斷加強而無法統治星洲時，便搞假合併加入「大馬」，將人民基本權利出賣殆盡。因此，行動黨政權的利益是與人民利益相違背的。今天有人

提出能不能暫時與行動黨搞「統戰」，與行動黨聯合起來反對英國的軍事基地。顯然的，這是不可能的。行動黨徹頭徹尾是一個依靠英美帝國的撐腰，今天高呼它將實行外交不靠攏政策，目的是想欺騙亞非國家與人民，不是真正想反掉英國軍事基地。行動黨絕對不可能成為我們反對英美帝國統治中的一個聯盟。

(乙) 關於能不能同統一黨搞「統戰」

至於能不能同統一黨搞「統戰」，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會很大。若要與統一黨搞「統戰」，就要看怎樣「統」法，在怎樣的基礎上搞「統戰」。統一黨是一個標榜着左翼政黨，實際上所走的路線是投機的政

(轉入第六版)

(接第五版)

星人民黨副主席講詞

治路線。但是，只要統一黨是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反對行動黨政權的，只要統一黨的鬥爭能削弱敵人的力量，只有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能與統一黨搞「統戰」。有人曾說，如果我們與統一黨搞「統戰」，那麼左翼力量不是會或多或少被統一黨所取代？這種情形是不可能的。左翼若與統一黨搞「統戰」，絕對不會放棄或改變我們的原則與立場，我們必須堅持：「統戰」只能是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反對一切不利於人民措施的基礎上形成。這樣搞「統戰」，才不會模糊人民群眾，才能針對主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

(六) 關於目前局勢及我們的迫切任務

(甲) 北加里曼丹人民的解放鬥爭日益加強，越來越激烈——到處都不斷出現反「大馬」的標語，戰事也十分激烈，迫使「大馬」當局不斷擴軍和負擔沉重的軍事開支。

(乙) 聯合邦人民的不滿與反抗情緒一天比一天高漲，新的巨大鬥爭風暴正在醞釀，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北馬（如吉打、玻璃市等州）一帶的馬來農民，不堪馬來封建地主的壓榨，不斷爆發自發性的農民鬥爭，這些交不起地租的貧農，曾經成群結隊到地方政府機關去請願，並且抗交租稅。

(丙) 在星加坡，假獨立的實質不斷地被揭露，越來越多的人拋掉了「獨立」初期的幻想，對假獨立和對行動黨政府非常不滿。行動黨政權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處於困境：

(1) 在政治上——繼續剝奪人民的民主權利，繼

續使用殘暴手段鎮壓工人、學生的正義鬥爭，繼續無理拘留反殖愛國人士，繼續同英帝勾結，所有這一切都引起人民的不滿和反對。

(2) 在經濟上——繼續推行有利於外國壟斷資本的所謂「工業化計劃」，阻撓民族資本家擴大對中國貿易的努力。再加上目前國庫空虛，行動黨政府感到經濟困難，於是就藉「保護本地工業」為名，對許多商品徵稅，使物價飛漲，造成商家很難售出商品，廣大人民生活負擔加重，民不聊生。還傳政府要割公務人員的薪金和實行裁員，引起有關方面的恐慌不安與不滿。

(3) 在文化教育方面——再一次向南大開刀，企圖使南大水準降低和變質為英文大學，企圖撲滅南大中的進步力量。近來又瘋狂地開除南大學生，殘暴地鎮壓南大學生的反抗。還有，平儀中學也無理由地被迫關閉。

(丁) 行動黨在星洲「退出大馬」后的所做所為，使許許多多抱著幻想的人民睜亮了眼睛，認清了行動黨反動和反人民的真面目，激起人民的普遍不滿——其中不僅包括了工人、鄉村人民、青年學生，而且也包括了許多商人。這就為左翼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有利於左翼展開爭取和教育人民的工作，有利於左翼領導人民結成反帝反行動黨的統一戰綫。

(戊) 基於上述諸情況，左翼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在於：

(1) 竭盡一切所能爭取和團結更多的人民群眾，

組成反對英帝和行動黨政權的統一戰綫。反對一切外國駐軍及軍事基地，全面暴露行動黨政權，教育人民拋棄對行動黨的幻想。

(2) 加強群眾鬥爭，在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政黨鬥爭等各條戰綫上向反動派展開攻勢。在鬥爭中求團結、在鬥爭中求發展。通過強大的群眾鬥爭，動搖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地位。

(3) 發動政治被拘者家屬，通過積極有效的方法，爭取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拘者，爭取人民民主權利，繼續進行反對「馬來西亞」的鬥爭。反對物價飛漲，要求改善人民生活等等。

(己) 為了實現上述迫切任務，必須：

1. 加強左翼的戰鬥團結。

2. 加強左翼政黨、團體和一切進步的工作。主要是擴大影響、團結群眾的工作。

3. 所有左翼政黨、團體和組織都有必要按照本身的特點、條件，抓緊有利機會，創造和利用一切有利條件，發動鬥爭，打擊行動黨。使行動黨處於四面楚歌之中，使行動黨像一頭被四面八方的弓箭對準的困獸。

4. 加強對左翼工作者的教育，激發他們的鬥爭，努力掃除左翼隊伍中的消極情緒，剷除害怕鬥爭的思想。必須糾正右傾思想和防止「左」傾冒險主義。必須加強群眾觀點和遵循群眾路綫。

(全文完)



(接第七版)

要求無條件釋放

全體政治被扣者

要在執政後三個月內釋放所有政治被扣者，但結果自食其言。現在您已是第二度任總理，但是那些曾被答應要在三個月內釋放的人士在六年之後還仍然在獄中。這不是編造的故事，這是活生生的事實。

假如您也認為釋放他們是「違背公眾利益」，那豈不是暴露了人民行動黨的「利益」和英國人及林有福政權的利益是相一致的嗎？因為英國人和林有福政權也就是這樣指責他們的。假如他們果真如政府方面所說是「違背公眾利益」，那當初您為何又要答應釋放呢？政府如此出爾反爾，如此無信義，委實令人感慨萬千而歎當政者道德之低落矣！

退一萬步說，從尊重人身安全、尊重人民民主權利，從人道主義立場上看，將凡因政治見解不同的人士逮捕，一關就是八年、九年，這怎能說得過去呢？

(八) 當新加坡各階層人民不斷呼吁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扣留者的同時，行動黨政府却對牢獄中我等親人百般施加虐待和多方為難。許多的明文規定政治扣留者應享有的權利也常被破壞（如辯護律師不能自由探獄、反對黨議員也被拒絕探訪政治被拘人士）。更嚴重的是最近樟宜監獄發生的不尋常事件，使到我等家屬及廣大社會人士不得不嚴加注視。樟宜監獄內我等親人已經為了反對不合理虐待、抗議政治部的中傷，進行了兩次的絕食抗議（一次在1964年12月16日；另一次在今年11月22日，歷時三天）。雖然報章奉令不登載這種消息，但正如俗語所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種虐待及中傷事件，已激起社會人士的憤慨。我們強烈要求政府當局，他

們必須保證被捕人士在扣留期間的一切人身安全，不然，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政府是必須負起全部責任的。

因此，我們要求您和由您領導的行動黨政府尊重民意，接受我們下列的合理要求：

(1) 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非法監禁的政治扣留者；否則應立即在一個公正的、民主的，不受政府意見所牽制的法庭提出審訊。

(2) 在扣留期間，保證不加無理虐待和為難，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

(3) 立即遣回被拘禁於聯合邦的新加坡政治被扣者，並允許以前被驅逐出境的人士回返自己的祖國。

(4) 撤除一切加於已獲釋的政治被扣者的諸多不合理限制和束縛。

(九) 有一件事我們要促請政府注意的，就是自報章報導所謂「政治被扣者打架的事件」後，林清祥先生即被政府移到中央醫院，單獨關在一間密封的病房里，在這期間，他的律師知知拉惹先生和社陣主席李紹祖醫生曾連袂到醫院去探訪他，結果被政治部人員拒絕會見。後來，有七名反對黨議員也曾到醫院要探問他的病情，結果也被拒了。過了兩天，林清祥先生即被政治部人員在三更半夜移到不知名的地方。事先，其家屬並沒有獲得通知這件事，直到其家長到醫院去探訪時，才知道他的兒子不在中央醫院了。他的家長詢問政治部負責的人有關林清祥先生被移禁的地點，所得到的答覆是不知道，當進一步向中央醫院詢問時，才被告知林清祥先生移至板橋神經病院。事情的發展令人驚奇，為什麼政治部人員要在三更半夜移禁林先生？為何事前不通知其家長？

為什麼是移到神經病院去？而且，當他的家長趕到板橋醫院時，為什麼不獲准會見其兒子？為什麼關監林清祥先生的精神病院的病房臨時用木板把門窗封密起來？這一切，都令人懷疑政府要傷害林先生的精神和肉體，我們要對政府的這種行徑提出抗議，並警告政府假如林先生有何不測，政府必須負全責。

還有，我們也獲悉和林先生關在一起的其他政治被扣者，於兩星期前被政治部移禁到不知那兒去。這期間內他們的家屬完全不獲准會見其被拘留的親人。這使到家屬們非常擔心渠等的安全。顯然，政府正在策劃一項陰謀迫害政治被扣者，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十) 在星洲退出「大馬」後，政府不但不釋放政治被扣者，相反的，我們獲悉另有百餘名南大學生和卅餘名校友會的會員因反對政府企圖變質南大，而被引用公安法令逮捕，直到今天為止還被單獨監禁。這種不人道和橫蠻的作法，是極令人不滿的。

我們希望您莫把星洲變成一個獨裁統治的地方。否則，後果將是嚴重的。

此致

新加坡總理
李光耀先生台鑒

政治被扣者
家屬協會籌委會
代表全體被捕家屬
林延玉（簽）
盧福松（簽）
陳玉珠（簽）
李獻珍（簽）

謹啓

公元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

因準備出版我會「慶祝十週年紀念特刊」，「會訊」自下期起，暫停兩期。